焦氏類林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焦氏類林

（一）

焦竑輯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焦氏類林序

昔漢末暨魏晉諸公。雅善清言。譬效閒皆成珠玉。宋臨川王劉義慶輯其雋永者爲世說新語傳焉。由是歷代珍之。在今尤盛。不但揮麈者資其談鋒。而操觚者亦掇爲菁藻。信乎其言之有味也已。然以愚管評之。纂言要在垂訓。言不足訓。雖新何關。今劉書則頗有離而去之者。又所載務奇僻。或遠于人情。與正史多乖剌。不知何所折衷。遂以爲據。毋亦溺於所嗜而弗追深攷與。且自漢而上。可采者尙繁。篇籍顧略不蒙其網羅。讀者又安能無遺憾也乎。吾友焦弱侯氏。具絕世資。於書無所不讀。乃先得我心。披覽之餘。自羲軒以及勝國。凡言之可以企踵新語者。皆筆出之。積久而多。取新語篇目。稍爲增損更正。類以入焉。既成。題曰類林。示予命之序。予讀而卒業。乃言曰。嗟乎。博哉美矣。以視劉氏所纂。雖至簡少似不逮。然絕無叛道不經之談。所稱引固多祕玩。然皆參伍有徵。非臆說。非耳標。尤爲可尊可信也。大都劉氏主在輔談。弱侯欲以爲訓。意自各有攸存。是書若行。自可與之分路揚鑣。亦何須銖兩於上中下駟之閒而判其優劣也哉。或曰。弱侯生平以道自命。而此顧以聞見博人何居。曰。嗟嗟。夫欲語道之眞。則心先罔措。既難以示人。而人亦未易聽受。若其散見而爲言語文字之華者。乃世所飫聞習見。日趨而奔走者也。又不因而利導之。則終焉所興能幾善乎。遽伯玉告顏闔之傅衞太子也。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彼且爲嬰兒。吾亦

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吾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吾亦與之爲無崖。惟期達之以入於無疵而已。夫如是。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易入。豈非所謂善誘人者哉。嗟乎。古人順世化俗之心。蓋往往然矣。又何疑於弱侯。予於弱侯爲同好。嘗得其所用心。因復舉之。爲覽者告。俾毋淺之乎覩此書云。萬歷丁亥中秋。友人姚汝紹書。

焦氏類林序

夫古人嘉言垂不朽。咸可軌法後世。顧具散逸紀載中。而簡冊浩富。不啻如象緯川嶽。卽窮搜博獵。未可考而悉也。矧士多淺鮮。惡得以涉其萬一。于是芳程懿誡。率泯泯無聞。惡用文爲。往臨川王掇拾漢末魏晉諸名流所譚議。萃爲新語。至今修辭者珍之。然元言雅尙。標羣絕俗。殊往古所未逮。斯亦奇矣。顧獨一時風致漸靡。任放縱佚。率曠達不羈。祇可益抵掌資耳。曷足爲要典。迺今焦弱侯氏攬百家。獵千古。言有當于心者。輒手錄之。遂集成類林。其編目則取于新語。而言自庖羲暨勝國。然書約言該。無庸考索。而百氏藝文。可一披閱得之。古人嘉處。似無遺矣。夫弱侯賦穎異資。志聖賢學。茲詎侈誇浮而抑性道哉。第欲好修之士。廣聞見而師于心。可襲往哲芳規。無徒爲世俗汶汶淄也。藉令聞識閎博。顧挾以自廣。亦淺衷薄劣等耳。彼載籍奚而傳。弱侯奚而錄也。噫。援古而示訓。乃卽恥獨爲君子者其功偉矣。弱侯眞有道之士乎哉。余不佞。踵李士龍之剞劂。而益鋟之以廣其傳云。時萬歷丁亥歲孟冬日。秣陵王元貞謹識。

刻焦氏類林引

焦弱侯於書無所不讀。而鉤元提要。動倖古人。每披書當賞會與夫自有所見。欲以闡幽正詞者。輒手裂赫蹏。細書而貯之。紛紛總總。如禁臠在廚。碎錦在笥。未有秩敘。最後除自言者別爲筆乘。其第輯錄備覽觀者。特付愚詮次。命愚子弟錄之。乃取世說標目。稍稍裒益其間。成帙時以余同版一印。行之未廣也。茲王孟起氏。博雅嗜古。爰壽諸梓。以廣其傳。復徵引其端。世說一書。超超元致。吾士林雅尚舊矣。是編搜百代之菁華。掇羣書之芳潤。乃詳於倫紀而畧於玭璺。該及品藻而結局於仙釋。其於名理心宗。往往而在。指示歷然。此其於世說。又不知爲孰多。夫化工造物。臭腐變爲神奇。醫王蓄藥。溲勃皆以治療。是編雖主采輯。非自發其所蘊。而託契神遊。何人非我。一經編纂。便寄精光。吾徒手是書。即景行先哲。茲焉載途。潛窺祕奧。茲焉答牘。悚然起。憬然悟。將在斯乎。將在斯乎。若含英咀華。博聞廣識。直其末事耳。觀者未論筆乘。即以此知弱侯可也。孟起氏其亦知弱侯者哉。萬歷丁亥冬孟。友人李登士龍甫識。

焦氏類林目錄 并題

卷一上　編纂　君臣　父子

卷一下　兄弟　夫婦　師友

卷二　方正　長厚　清介　雅量

慎密　儉約　識鑒　言語

卷三　政事　文學

卷四　幹局　賞譽　品藻　夙惠

警悟

卷五上
豪爽　任達
仕宦　寵禮　企羨
卷五下
棲逸　遊覽　傷逝
卷六上
術解　書法　巧藝　兵策
卷六下
容止　簡傲　汰侈　矜率
詆毀　排調　假譎　紕漏
惑溺
卷七上
象緯　形勝　節序　宮室
冠服　食品　酒茗　器具

卷七下

文具　典籍　聲樂　攝養

燕燎　草木　鳥獸

卷八

仙宗　釋部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性顓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胸臆又不能舉其全爲恨。表聖之時不云乎。亡書久似憶良朋。眞余意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遇會心處。輒以片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藁委於篋笥。塵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之。謂其可以資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說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譬之溝中之斷。文以青黃。則士龍之爲也。嗟乎。古之學者。提要鉤元。率所不廢。顧余之寡昧。愧非其人。第割裂成書。破碎大道。爲博雅之訾而已。書凡若干卷。其大意具編纂一篇。故綴之卷首。萬歷乙酉孟春建業焦竑弱侯題。

焦氏類林卷之一上

明　建業焦　竑弱侯輯

編纂

劉孔才、黃初中爲散騎常侍。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葛稚川云。余鈔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繁而所見博。

陸士衡著要覽三卷。自序云。直省之暇。乃集要術三篇。上曰連璧。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曰述聞。實述予之所聞。下曰析名。乃搜同辨異。書目。

王筠云。余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暫觀。皆卽疏記。後重覽省。歡情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迄今四十載。躬自鈔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備遺忘而已。

韋敬遠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鈔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眞爲務。舊所著述。咸削其藁。

王勰字彥和。雅好文筆。旣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游。獨敦尙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名爲要畧。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中倒取。鈔錄成書。故記

代無次。談苑。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史再抄。手書分明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劉昫唐書。

南唐馮贄云。余事科舉三十年。蔑然無效。天祐元年。退歸故里。築選書室以居。取九世所蓄書二十萬八千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餘帙。撮其膏髓。別爲一書。若見於於常常之書者。此必畧之。庶兵火煨燼之後。來者不至束手。

陶穀云。世宗時。水部郎韓彥卿使高麗。彥卿有一書曰博學記。偷鈔之。得三百餘事。清異錄。

陳瑩中好讀書。至老不倦。每見百家文及醫卜等書。開卷有得。則片紙記錄。黏於壁間。環坐既徧。即合爲一編。前後凡數十冊。吹劍錄。

葉廷珪云。余兒時知嗜書。自肄業郡庠。牽絲入仕。四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食以飴口。怠以爲枕。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常恨無貲。不能盡傳寫。閒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鈔之。名曰海錄。廷珪海錄序。

吳枋云。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即錄於冊。且記所言之人。近鄱陽董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效顰。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日曰野乘。已積成十餘卷。野乘序。

君臣

虙犧、女媧、神農、是三皇。皇者、中也。合天履中。開陰布綱。上合黃極。其施光明。春秋運斗樞。

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之仰旦也。尸子。

黃帝有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牧受準斤。皆州選舉。翼佐帝德。論語摘輔象。

黃帝居人上。惴惴如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太公金匱。

舜棄黃金於巉巖之下。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路。絕琦瑋之情。陸賈新語。

禹之治天下也。得咎繇。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閒。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湯之治天下也。得庭誦、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蝡、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鬻子。

夏后相興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呂紀。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

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賈傅新書。

湯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伊尹之於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之。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墨子。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呂覽。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呂覽。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驚伯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伯王乎。遂見之。呂覽。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譏之曰。甯戚衞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爲卿。

劉晝新論。

桓公觀於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園人矣。傅馬棧最難。先傅曲本、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管子。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公退再拜。請若此言。管子。

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置以爲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決獄折衷。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呂氏春秋。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韓非子。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

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韓非子。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說苑。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氏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韓詩外傳。

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召三桓議之。左邱明曰。周人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邱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矣。今君欲以孔某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符子。

哀公問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塡。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乎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韓詩外傳。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死。顏蠋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

國者。君安得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說苑。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又欲爲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說苑。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說苑。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昔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詞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甯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慍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公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晏子春秋。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

有畔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邱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邱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晏子春秋。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韓非子。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細人也。晏子開之。見仲尼曰。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特嬰而祝其先人者數百家。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語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晏子春秋。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公孫龍子。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窟。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

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呂氏春秋。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總令發蓐而席弊甚。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韓非子。

齊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說苑。

晉平公藏寶臺火。公子宴束帛而賀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藏於困庾。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暴。爲天下戮。今皇天降火於藏臺。是君之福也。韓詩外傳。

晉平公問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說苑。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

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新序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平公曰。子生無目眸。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寃。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耳。何害乎國家哉。新序

墨者有鉅子腹䵋。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腹䵋對曰。墨者之法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臣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呂紀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卽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呂紀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韓非子。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

周師經侍魏文侯。善鼓琴。文侯耽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下殿。將殺之。經曰。臣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舍之。懸琴於壁以爲戒。十二國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韓詩外傳。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韓非子。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憂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道者唯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呂氏春秋。

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呂氏春秋。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說苑。

王斗修道不仕。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王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

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新序。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後葬。今太子宜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孟子。

梁君出獵。見白雁。欲自射之。道上有驚雁駭者。梁王怒。命射此人。其御公孫龍諫曰。昔衞文公時。大旱三年。卜云。必須人祀。文公曰。求雨爲民也。今殺之不仁。吾自當之。言未卒而雨。人君重雁殺人。何異虎狼。梁君引龍登車曰。善哉。今日獵得善言也。新語。

鄒穆公令食鳧雁者。必以粃。毋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女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賈太傅新書。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顏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

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呂氏春秋。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鼓鼙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才。史丹進曰。凡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閒。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史丹傳。

成帝禁中設宴飲之會。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班伯新起。數目禮之。因指畫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紂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固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去也。式號式謔。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荒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敘傳。

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鄭崇傳。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范曄漢書。

帝問宋宏通博之士。宏薦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宏聞之。不悅。悔於薦舉。召譚讓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宏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宏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

宏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宏正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

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潛夫論

襄楷諫桓帝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淸虛貴尙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旣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今陛下婬女極天下之麗甘肥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范曄漢書

陳蕃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等與趙夫人並亂天下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

毛玠爲吏部尙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尙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魏志

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立問此何官辛毗曰御史簪筆書過以紀陛下不依古法者今直備官毦筆耳魏書

張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孫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張昭

傳。

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以二人辭不同。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笑曰。若久在蜜中。中外當俱溼。今裏燥。必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皆大驚悚。吳歷。

朝議推唐彬楊宗爲監軍。晉武帝問散騎常侍文立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績在西。不可失也。然宗有酒嗜。彬性在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華陽國志。

齊高帝時。都下奸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

梁武帝問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帝卽日除儀曹。每建議訪問前事。休源卽以所通記隨機斷決。曾無留滯。任昉謂之孔獨誦。梁書。

呂僧珍既有大勳。任總心膂。性甚恭愼。當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實未嘗舉筯。常辭後取一甘食。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梁書。

周武爲象經。隋文從容謂郎茂曰。人主之所爲。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訓人。茂竊歎曰。此言非常人所及。

古弼入奏減苑囿。太武方與劉樹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乃起。於帝前捽樹掣下牀。以手搏之曰。朝廷不理。賣爾之罪。帝愕然放棋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弼具狀以聞。帝奇而可其奏。

文宣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王紘曰亦是大苦。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

薛收上書諫秦王田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唐書。

開元中。夷州刺史楊濟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司士參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李德裕諫論。

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

呂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疏之。或一人而數人稱之。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文武百官各稱職。后史。

張方平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衩衣無害也。

范文正一日見王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己。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

父子賢母附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戴禮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搜神記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幼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置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趙簡子盡召諸子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

陸生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嘗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史記。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班固漢書。

韋賢四子。少子元成。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

平當爲相。上欲封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

鮑永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卽去之。范曄漢書。

趙至字景眞。漢末其祖流宕。客綏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就師誦書。蚤聞父畊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至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嵇紹敘。

焦華父遺嘗病甚。冬中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聞子父病思瓜。故送以助。華拜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常。父食而病愈。孝子傳

孫權召顧雍父子及其孫譚飲。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飲極歡。譚醉。三起舞。舞又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何有舞不復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損吾家者必汝也。江表傳

王昶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戒之曰。吾欲使汝曹顧名思義。

王羲之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晉書

李密字令伯。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日夜不解帶。奉使聘吳。吳主與羣臣論甯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矣。吳主曰。何爲。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

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曹。當用此輩人。後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鄭緝孝子傳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顏延之候其子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怒曰。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很傲慢。禍之本也。況出糞土之

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顏延之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給。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卽屏駐道側。謂曰。吾平生不喜見貴人。今不幸見汝。

王僧虔戒子書。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

鬼惟知愛深松茂柏。甯復知子弟毀譽。因汝有感。故略敍胸懷。齊書。

江泌。字士深。性仁慈。衣敝多蝨。以綿置之。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有孝行。族有與泌同名者。世謂爲孝泌。以別之。齊春秋。

王修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鄰人罷社。蕭廣濟孝子傳。

韓靈敏早喪父。其兄靈珍至孝。母亡。家貧無以葬。與靈珍種瓜。靈敏朝采。暮還復生。葬事由此舉。沈約齊記。

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因以青箱名之。欲傳吾之學也。宣室志。

支漸。蜀之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廬於墓。白蛇素狸擾其傍。皓烏曜雀集於隴。華陽國志。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梁書。

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插墳。獸銜土而壘隴。

張敷生母亡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錄之。

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梁書。

房元齡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戒爲屏風。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

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兒作匠。文武豈有種耶。新唐書來濟傳。

郭子儀禁軍中無故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都虞候之橫。子儀歎息。語僚佐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蹻勇聞。之遜精草隸。皆得父一絕。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爲之主。晁氏客語。

王敬宏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

劉尚書寔娶華家女。生子不令。或謂尚書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自改耶。尚書答曰。吾之行事。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劉言爲當。

鄭元之子益恩。赴黃巾之難。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雋不疑爲青州刺史。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漢崔篆母師氏。通九經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事物紀原。

鍾士季母嘗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除監池司馬。捕魚作鮓。以寄其母。母責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何以遠嫌。吳錄。

朱序鎮襄陽。苻堅遣將圍子序母韓氏自登城。謂西北角當先受敵。遂領百餘婢幷城中女子。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守新築城。賊引退。人謂此城爲夫人城。晉書。

泰嫫。南鄭楊相妻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之。曰。我在。女尙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爲名士。泰嫫之教。流於三世。華陽國志。

禮珪陳省妻。楊元珍女也。生二男。娶婦。皆貴家豪富。從婢七八。資遣豐饒。禮珪敕二婦曰。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給吾者。使知苦難。備獨居時。二婦拜受教。從孫奉上微慢。珪抑絕之。感悟革行。遭亂。宗表欲見之。必自嚴飾。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禮。親養牲釀酒。年八十九卒。華陽國志。

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

劉裕。母尤喜。因爲言元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宋書。

王琚爲中書侍郎。母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爾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爾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腳幾錢。答言御史例不還腳錢。母怒。還賸米腳錢。因責審諸御史皆有慙色。唐書。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一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鄭善果爲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牀於鄣後察之。聞其決。合理則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室蒙袂而泣。終日不食。

焦氏類林卷之一下

兄弟

第五倫舉許武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澤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許荆傳。

田煇叔都。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授之。煇恥越賢兄。遂託病瘖。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連陰兩。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密共穿踰。奪叔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響。子平因前抱持曰。謂汝陽瘖避兄耳。何意眞爾。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相對歔欷。哀動左右。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綏。還鄉薦祖。叔都沃醮神坐。頫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御史。舉茂才。風俗通。

吳文章少孤。與兄伯武相失二十年。後會下邳市。爭計共鬬。伯武毆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愴悽。手不能舉。大自惋也。因投杖於地。相問乃眞兄弟也。風俗通。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邸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乃

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亡去。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幷日而食。易衣而出。妻竊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無爲。空自窮也。克請呼鄰里親戚相對。前跪白其母。便顧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杜預汝南記。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檽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使兄住。

顏含兄幾得疾就醫療。遂死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不可解。引喪者顚仆。稱幾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愼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復生。豈非骨月所願。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含乃曰。諱。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乃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晉書。

辛攀。字懷遠。隴西人。父奭。尙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泰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崔鴻前涼錄。

戴仲若與兄勃。並隱遁有名。世居剡下。又以桐廬地多名山。復共遊之。因留止居。後勃疾患。醫藥不給。仲若謂勃曰。顒隨兄得閒。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顒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仲若便引退。

齊宣帝問道成道慶學業於雷次宗。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二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蕭光祿子範。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己。蕭子範別傳。

崔光悌之子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光悌謂次子曰。阿鴻已摩天去。汝可不勉哉。

吐谷渾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

崔儼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興甯里謁大明宮。冠蓋相望。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璘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宋祁唐書。

裴宣明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景鴻爲龍文。

郭儁。字宏文。太原人。家門雍穆。七世共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州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字文弼詣其家勞問之。

氾毓。字稚春。奕世儒業。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晉中興書。

夫婦

虞翻與弟書。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經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壻。誰坐此者。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孔淳之與王敬宏並爲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宏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芋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固農夫田婦之禮也。

陳定。字子仲。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結駟萬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夫妻逃去。爲人灌園。高士傳

柳下惠妻誄其夫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列女傳

韓憑。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作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烏。北

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遂自縊死。九域志。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巴寡婦清傳。

翟光與張安世謀。欲廢主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家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楊敞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風俗通。

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客去久臥不起。妻怪問之。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安得不耕以養。既耕。安得不黃頭歷齒。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列女傳。

袁隗妻是馬季長女。少有才辯。季長世家豐豪。裝遣甚盛。初成禮。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

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言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非如鄙薄。苟然而已。隗默然不能屈。

李固三子。基、茲、燮。燮時年十三。姊文姬爲趙伯英妻。知禍將作。喟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藏匿。燮託言還京師。有頃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積十餘年。

王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上。文無遺誤。

孫策攻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夫人吳氏。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策大驚。遽出騰。孫會稽錄。

桓範持節都督青徐。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欲斬岐。坐免。復爲兗州刺史。屬鎮北將軍呂昭範。語妻曰。我

當作諸卿。向三公長屈耳。不能爲呂屈也。妻曰。君前欲斬徐州人謂君難於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爲作上。魏志。

趙娥父爲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詣縣曰。父讎已殺。請受戮。顏色不變。縣尹縱之。娥不肯。強載還家。會赦得免。魏志。

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邪王。其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瑯琊卽位。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活也。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獄。其遣衡還郡。吳錄。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女。華有淑德。傅元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元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或曰。何鄧執權。必爲元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晉書列女傳。

桓元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隱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苻堅幸太學。博士盧壺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傳父業。今

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裴景仁前秦記。

陶潛妻翟氏。與潛志趣同。能安苦節。夫畊於前。妻鋤於後。

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昭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詩品。令暉有才思著香茗賦。見陸龜蒙小名錄。

襄陽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勇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所住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腳爲志。後歲。此燕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因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南史。

魏尚書令王肅。博學多通。才辭美茂。高祖甚重之。先仕齊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贈曰。本爲簿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鍼是貫綿物。目中恆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有愧色。春陽伽藍記。

北濟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醬兒面。咒曰。取桃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桃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魏世南史略。

高柔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有倍年之慧。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官。營宅於伏

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甄賢妻。有終焉之志。尙書令何充取爲參軍。僶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暫舍。相贈詩書。淸婉辛切。辛統柔集序。

潘炎德宗時學士蒙異。夫人劉氏。晏相女也。京尹有故伺候不得見。乃遣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歎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乃遺奴三百縑邪。危可知已。遽勸潘公避位。子孟陽爲戶部侍郎。夫人曰。以爾人才。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至也。戶部慰諭再三。乃曰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綠衫少年何人。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幽閒鼓吹。

劉從諫得父封。頗句聚亡命。窺脅朝廷。而張谷佐其事。谷妓李新聲諫曰。妾於公自歌酒外非所知。然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非其有拔城野戰之功。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閒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且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死於帳者幸矣。孰謂公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月腥健兒衣食。言訖涕淚悲落。谷不能用。竟坐從逆死。

師友

南榮趎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雁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饑十日而得太牢焉。賈太傅新書。

曾點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之於孔子也。猶參之事父也。呂紀○畏如禮畏厭溺之畏。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說苑。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吾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袪衣往受業。韓詩外傳。

鄭元因涿郡盧植事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元。元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鍾興封關內侯。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

人有從劉獻之學者。獻之輒謂曰。百姓雖殊。要以德行爲首。子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天下自知。儻不能

然。雖復下帷針股。蹈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士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泉魚之歎。乃歸養親。先達何覺之晚也。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洒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漢紀。

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郭泰傳。

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士元嘗一日謁之。時適盛月。德操躬采桑後園。自坐樹上不動。令士元助其條桑。因與談論興廢。其言如神。遂移日忘食。

晉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責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禮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孔長彥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邯得成。論語摘輔象。

許商善爲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晉爲政事。齊炔欽幼卿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

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

常爽致館溫水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立勸罰之科。若嚴君焉。高允曰。文翁柔立。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號儒林先生。

沈麟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居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

何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於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潁水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王球嘗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

任末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迺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

岳武穆生而有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百石。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必齎衣具酒肉。詣同冢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酹。父知而義之。章穎南渡十將傳

楊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杜門謝客。敬夫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跽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楊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玉露

許謙初從金履祥學。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猶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今子處此三日而猶

夫人也。豈我之學無以振發子邪。謙聞之。惕然自厲。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

倪元鎮自先世以來。代雄於貲。元鎮厭棄紛華。清修好義。其師鞏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終其身。歿爲制服。執喪營葬。務致誠懇。當世稱之。

顧潤之德玉。嘗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嘗語人曰。吾昔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感動。弗忍受金。我老必託之以死。尋訪醫吳中。疾革。趨舟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檇李。潤之奉其屍斂於家。衰絰就位。士人爲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明年。葬顧氏先塋之旁。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斂於家禮歟。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非家斂之。其將尸諸草莽乎。生服其訓。死而毀諸草莽。仁者弗爲也。聞者歎服。錄輟耕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尸子

文王有肯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肯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孔叢子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

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說苑。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伯哉。

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尋遷爲掾史。西京雜記。

東方朔與公孫宏書曰。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爲故士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北堂書鈔。

鴻安邱。成都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誄云。無營無欲。澹然淵淸。又有林閭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同時友。

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則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張奮眞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

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者。胡越可親。苟或不然。從物何益。張升傳。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盛宏之荆州記。

龐德公居峴山南。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由是顯名。陳羣傳。

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禰衡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其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北遊。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文士傳。

矯慎少慕松喬道引之術。隱遯山谷。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自謂遠不及也。葛龔久病。長水校尉寶章移書勸龔曰。過矯仲彥論昇仙之道。從蘇博文談超世之高。適馬季常講墳典之妙。所謂喬松可與馳騖。何細疾之足患耶。龔報曰。見斯衆賢。足以忘疾釋愁。

周乘。字子居。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眞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

趙儼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共計合爲一家。

李燮。字德公。太尉固子也。與趙元珪、賈偉節、荀慈明、張伯愼、爲友。伯愼爲潁川太守。與慈明交相言論。偉節與焉。京師以爲臧否。伯愼問元珪曰。德公所言何。元珪曰。無言也。伯愼曰。當如德公兒輩。徒靡沸耳。慈明亦寤而心變。華陽國志。

范式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欲至。劭具白母。請爲饌待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釀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卓恕嘗從建康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言某日當復至省覲。至日。恪欲爲主人。停不飲食。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俄恕至。一坐盡驚。會稽典錄。

魯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甚得鄉邑歡心。周瑜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吳志。

向秀。字子期。少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嘗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拂其心。顏延之五君詠。交呂既鴻軒。轡嵇亦屬舉。○秀別傳。

王濛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

裴瓚。字國寶。爲中書郎。風神高邁。特爲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趙至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嵇叔夜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嵇姓名。嵇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嵇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爲家追得。又灸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至洛陽。求索嵇。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嵇歸山陽。嵇紹趙至敘。

盧子友情性恬和。蕭然有閒放之致。與瑯琊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王曰。昔太邱道廣。許子將知而不顧。嵇生性惰。鍾士季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王以爲然。魏書。

謝尚書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劉萬壽相遇。便盡禮著歡。或怪問之。尚書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耶。

劉繪與張融周頤。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

陸惠曉與張融並居。其閒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濟。因張陸也。

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摯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元稹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

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襄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摧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本事傳。

陸贄年十八。張鎰有重名。請爲忘年友。

戴宏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編簡。焚香告祖考。號金蘭簿。宣武盛事。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宗承。字世林。少而修德雅正。确然不羣。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總朝政。乃謂承曰。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楚國先賢傳。

任昉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日著葛帔練裙。道逢劉孝標。孝標泫然矜之。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交。到溉觀之。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呂紀。○以下箴規。

宰我欲短喪。顏回曰。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墮音多。懷音褱。出衛波傳。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甯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喑聾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說苑

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嚴延年善。其治雖嚴。然時頗有舍縱。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詒之曰。昔韓盧之取免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蓋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法。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

范滂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范執公儀詣陳。陳不止之。范懷恨投板。棄官而去。郭有道聞而讓仲舉曰。若范孟博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蕃乃謝滂。

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王肅與蔣濟、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宏恭石顯之屬。復稱說耶。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謹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傲慢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顧和謂王導曰。明公作輔。當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察察爲政耶。

王右軍與謝萬書。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成否所由。實在積小以高大。君其存之。

逸少與桓溫牋。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令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

徐原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可成。賜巾幘與共言論。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與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

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沈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滿道。慶之獨與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已久。諸君炫此車服何爲乎。插杖而芸。不爲之顧。

張九齡獎愛李泌。嘗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無能子之友華陽子。爲所知迫以仕。問無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不仕則忿所知。如何其可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夫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恥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無心一也。

王維與魏居士書。足下風高於黔婁善卷。行獨於石門荷篠。豈謂利鍾釜之祿。榮數尺之綬。雖方丈盈前。而疏食菜羹。雖高門甲第。而畢竟空寂。人莫不相愛。而觀身如聚沫。人莫不自厚。而視財若浮雲。於足下實何有哉。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絜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故離

身而反屈其身。知名空而反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尙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嵇康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與俛受維縶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徧。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乎。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婁乞而多慙也。嘗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已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爲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爲不適意也。苟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王摩詰集。

其思革子、石文子、叔慈子、三人爲友。聞楚王賢而好士。俱往見之。至於欽嚴之間。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人俱以其思革子爲賢。推衣糧與之。二子遂死。其思革子往見楚王。楚王旨酒嘉殽。設鐘鼓以樂之。革子愴然憂悲。援琴而鼓。王曰。琴何悲哉。革子推琴離席。流涕下對曰。臣友三人。石文子、叔慈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俱來謁。至於欽嚴之間。逢飄風暴雨。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人不以臣爲不肖。推糧與臣。二子遂凍餓而死。今王雖陳殽酒設樂。誠不敢酣樂也。楚王曰。嗟乎。乃如是邪。於是賜革子黃金百斤。命左右收二子葬之。以革子爲相。琴操。以下篇題。

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荓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呂氏春秋。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人皆以爲輕薄。章後爲王莽所殺。弟子皆更名他師。莫敢收葬。敞時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雜中矣。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西京雜記。

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受學南陽。以母喪歸。宗爲安衆劉元所殺。綱免喪往復之。值元醉臥。還須醒。乃殺之。自拘有司。會赦免。三府並辟舉茂才。拜宏農太守。華陽國志。

杜林與馬援鄉里。素相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旋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東觀漢記。

范史雲丹與同郡尹苞。同志友善。二人居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尹年長。常先著衣入。須臾出。解與

史雲。

朱暉。字文季。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頗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范曄後漢書。

朱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如此。

曹操祭故太尉橋元文曰。承從容誓約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腸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敦好。其肯爲此辭哉。三國志注。

孫拯門人費卿。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冤。拯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耶。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

蔡興宗收葬范義。孝武曰。卿何敢爾。興宗抗言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

釋曇遷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宋孝武聞而歎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徐鼎臣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柳開時爲州刺史。開性豪。不爲加禮。又開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治之。文寶

雅師事鼎臣開詣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爲鉉弟子。然時異事背。安能必其心。開再拜力懇。鼎臣許之。頃文寶至。未見開。卽屏從者。步趨入巷。詣鼎臣許覲省。立庭下。鼎臣徐下坐。文寶拜竟。升自西階。通溫凊。復降拜。鼎臣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且戒文寶以持節之重。而鉉開慢廢棄。後勿復來。文寶力詢其所欲。鼎臣曰。柳開甚相畏。文寶默出。其事立散。

焦氏類林卷之二

方正

蘇桓公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蘇公患其責教。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

嚴彭祖爲宣帝博士。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忘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

王仲回姿性方潔。疾惡強豪。一友人喪親。同郡陳遵。關西大俠。爲護喪。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有慙色。

太守歐陽歙署郅惲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臨享。歙曰。西都督郵繇延。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座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搆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曲作直。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受觥。

光武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太子太傅。

袁安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情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

楊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自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張陵官尚書。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令出。敕虎賁奪冀劍。劾奏冀。詔以一歲奉贖。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謂曰。昔舉君。適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

樂恢爲尚書僕射。刺舉無所避。貴戚惡之。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

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樂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蓋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傾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進賢所以報國。非賢不舉。死亦何悔。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牛不食。一摶牛耳。卞子

管甯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甯思僭念。向曾如廁不冠。卽稽首。風亦尋靜。周景武孝子傳。

周稗都作太常。清潔守禮。盡敬宗廟。嘗臥病齋宮。其妻哀稗都老病。闕問所苦。稗都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邴根矩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微使人從容問之。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盧植事馬融。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

曹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掾邴原有女早亡。操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通志。

○文帝作倉舒誄。有云。昭爾良妃。繼爾嘉服。蓋操覓求甄氏女合葬也。操之可笑。亦愛令智昏耳。

劉祐仕郡爲主簿。部將小子嘗出錢付之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墨書具與之。謝承後漢書。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公而損其嚮節耶。

蘇文師拜侍中。與董昭同官。董嘗枕文師膝臥。文師推置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魏志。

魏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

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慙回車。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遠許。德豔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蜀志

李繪爲高陽內史。崔諶恃勢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海。下官屑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爲後生之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李密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也。華陽國志

傅咸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讎。楊濟與書曰。生子癡了公事。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易也。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然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

和嶠常慕其舅夏侯元。爲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羣。時類憚其風節。晉諸公贊

徐邈嘗詣東府。遇衆賓沈湎。引滿喧譁。會稽王道子曰。君時有暢否。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爲

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

蔡充。字子尼。陳留人。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媟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澄問陳留多居大位者。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候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充別傳

蔡子度自豫章徵爲吏部尚書。時傅季友、徐羨之共管朝政。蔡因傅隆以問季友。若選事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季友以語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蔡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向元季柳有義學才能。立身方雅。與袁太尉、徐司空、顏揚州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當朝。元季猶以素情自處。不相推下。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違時意邪。元季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

孝武每晏集。咸令在位者沈醉。沈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嘗戒懷文曰。卿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少年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

范縝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爲此。可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耶。

昭明與名士遊元圃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昭明不答。直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

劉璡與友人孔逷同舟入東於塘上。見一女子。逷目送曰。美而豔。璡曰。非吾友。解裳自隔。

劉祭酒弟璡。方軌率直。祭酒嘗夜呼璡共語。璡不時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祭酒怪其久。璡答曰。向束帶未竟。

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崔彥元二子獨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言曰。拱擴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彥元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

蕭引爲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託。引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爲李蔡致曲。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文中子問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中說

魏世祖選丁郡爲郎。郡託疾不就。詔問曾病差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耳。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詔出不爲郎。三輔決錄

元宗將幸東都。以朱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在途。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嘆良久。益重璟。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顏魯公在汝州。淮西賊將僞竊。問儀注於魯公。公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惟諸侯朝覲之儀耳。臨以白刃。視之晏然。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公入其黨。因閒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韋澳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爲御史。一日謂澳曰。高公持憲綱。欲與汝相面。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馮拯在中書日。孔道輔初拜正言。詣馮許謁謝。馮曰。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道輔慙伏而退。後道輔嘗語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爲賢相。然求之於今。亦未易有。

鄒浩調潁昌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獨加禮重。純仁嘗屬撰樂語。辭不爲。純仁曰。翰林學士亦作此。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四朝史。

鄭穆爲嘉定二王侍講。居館下三十年。非公事不至執政之門。講說有法可爲勸戒者。必反覆摘誦。神宗曰。如鄭穆德行。宜在王左右。東都事略。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孛朮魯翀時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元史。

長厚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于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爲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來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韓詩外傳。

寇恂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

鮑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當有過墓不拜。雖獲罪司隸。無所避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荀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張湛

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

司隸鮑子都少時。聚上計於道。遇一書生。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摩。危忽而卒。不知姓字。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卽賣一餅。以資殯斂。其餘以枕之。素書著腹上埋之。未至京師。有驄馬隨之。遇一關內侯家住宿。侯問曰。君何以致此馬。子都因說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使迎喪開棺。視銀書如所言。侯乃薦子都。辟公府。至司隸。子永孫昱俱爲司隸。皆復乘驄馬。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列異記

李善字次孫。南陽李元蒼頭也。元以疫疾死。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計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負續逃亡。隱山陽瑕邱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推燥居溼。辛苦備嘗。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長跪請白。然後行。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鍾離意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續並爲太子舍人。

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廉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衞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困戹昏亂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侍。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至南陽。葬畢乃去。

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距不與通。因載病去。至汲。止客舍中六七日。苦無醫。聞汲令應融好事。諸生欲往語之。恬曰。謝著舊友也。尚不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諸生事急。便至寺門口白融。聞之驚愕。徑詣牀蓐。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爲國家幹輔。何有默止客舍。邂逅不自貞哉。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不聽。歸取衣車。躬自御之。手爲丸藥。三四日加劣。便制送終具。後病稍損。相對悲喜。止傳中數十日。伯休彊健。酣宴乃別。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融爲廬江太守。遭母喪。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遂不爲公府所取。風俗通

汝南太守李偃。選周子居、黃叔度、艾伯堅、郅伯尚、封武興、盛孔叔、六人。應歲舉。受版未行。偃死。子居等遂駐行喪。偃妻於柩側下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宣公。不有止者莫卹居。於是與伯堅即日辭行。封黃四人。留隨柩車。杜元凱女戒

太傅陳蕃。爲閹人所害。宗族門生。皆斥免禁錮。友人朱震。時爲鉅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備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太守單匡贓罪。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并以譴超。超詣獄謝。三輔諺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張儉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謂欽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甯忍執之乎。欽

起撫篤曰。遠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戒其半矣。欽歎息而去。

陳重在郎署。有郎負息數十萬。債主日至。煎求無已。重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

將有同姓名者。謝承後漢書

徐孺子清妙高峙。超世絕俗。嘗事江夏黃瓊。後黃公歿。孺子往會葬。無資自致。賣磨鏡具自隨。所在賃磨鏡取直。然後得前。

有人臨盜求簇簿者。司馬徽自乘其盜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爲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己。求之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司馬徽別傳

王衍有璧在鍾山。良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媿。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之。及祖約之誅。安歎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

郗鑒嘗食周翼粟。鑒薨。翼追撫育之恩。解職席苫。心喪三年。

王志、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淳厚。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號馬糞諸王爲長者。

何隨、目不視色。口不語利。著譚言十篇。論道德仁讓。嘗有屠牽豬過隨門。豬索斷失之。強認溷中豬。隨便

牽與之。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行遇見之。恐盜者覺。怖走竹中。傷其手足。挈屐徐步而歸。華陽國志。

嚴植之性慈仁。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死爲棺殮殯之。又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荆州。爲人傭賃。疾篤。船主棄之於岸。植之惻然。載逸療之。經年而愈。願終身爲奴以報恩。植之不受。遣以資糧遣之。

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兼前後居官所得俸錢。皆以周卹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顧其子元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隋書。

李尚書翔。在潭州席上。有舞拓枝者。顏色憔悴。問之。是故韋左司愛姬之女。李公速命更其舞衣。延入與韓夫人相見。見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於賓榻中選士嫁之。舒侍郎元輿聞之。贈李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繁華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詩話。

韓魏公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陰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韓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招拾官吏小過。輒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奈何錮人於聖世。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有送者。王待制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歎服。

清介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卽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卽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不受魚。我能常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韓非子

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有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祁入。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水經注

郝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飲。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風俗通

伏暅爲新安太守清恪。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爲繩。

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命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

揚子撰法言。蜀富人賚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不聽。以富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論衡

姑臧稱富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或笑之。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蘇瓊爲清河郡人。樂陵太守趙穎。年八十餘。正月。得新瓜一雙。自來奉。固請乃留瓜。廳事梁上。竟不食。人聞受瓜。欲貢新果。至門。知穎瓜猶在。相顧而去。

閻敞。字子張。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訪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訪舉家病死。惟孤孫九歲。訪未死。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閻敞。孫長大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還之。孫曰。祖惟言三十萬。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取。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無疑。汝南先賢傳

陳翼。字子初。到覽鄉。見馬傍有一人病。呼曰。我長安魏少公。聞卿廬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有金十餅。素二十疋。既死。翼責素買棺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之。吏捕翼。翼具言。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翼送長安還之。廬江七賢傳

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

還

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以資物班羣臣。鍾離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子回車於勝母。惡其名也。帝曰。淸乎尙書之言。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熟釜炊。伯鸞曰。董子鴻不因人熟者也。滅竈更然之。

中平間。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黃儁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儁。蓋勳爲言得免。儁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謂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

曹公在官渡。召華歆。賓客送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衆留所贈而服其德。

魏裴潛爲兗州刺史。作一胡牀。及去官。留以挂柱梁。簡文詩。不學胡威絹。甯挂裴潛牀。李白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牀。

沐並字德信。少以淸介立名。傳播異域。吳使諸葛子瑜、朱義封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共食。後熟者答言不煩爾。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

王茂宏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不以風塵經懷。王導別傳。

胡威。字伯虎。父質。爲荊州。以忠淸顯。及威爲徐州。世祖賜見。與論邊事及平生。因謂威曰。卿淸孰與父。對

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爲勝汝耶。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晉陽秋。

謝石奴請吳隱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沈香一片。隱之見之。投於湖亭之水。

郭世通、嘗同人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之。世通委而去。

樂法才爲建康令。不受俸秩。梁武常嘉其清節。曰。可爲百城表矣。

昭明太子聞明山賓築室不就。令曰。明祭酒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恆事屢空。聞搆宇未成。今送薄助。幷貽以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今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署宅歸仁里。庚桑方有繫。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三徑士。劉璠梁典。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梁典。

劉敦好施。務周人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

北齊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

以來。不登變蓋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匹。

袁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刑邵每呼爲清郎。及邵爲兗州。聿修以太常少卿巡省。邵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邵答曰。弟昔作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裴昭明爲長沙郡丞。罷歸。刺史王蘊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之禮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

褚彥回詣虞願。願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四篋。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著。止麻布蒲練。此物於吾何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門生遂請。察厲色驅去。

韋夐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之。夐惡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吾不欲也。乃乘舊馬以歸。後周書。

江陵平。諸將大獲財物。唐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初不信之。密遣使檢閱。唯見墳籍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杵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後周書。

楊綰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晷。未嘗及名利。有欲干以世務。綰言必元遠。不敢發詞。內愧而退。大歷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褸。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拆其謀。終身不敢改節。幽閒鼓吹。

李廙爲尚書左丞。有清德。妹夫劉晏方秉權。見其晏室門簾甚敝。潛度廣狹。以麤竹織成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然官燭。汕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

雅量

潛臺子羽齎千金文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因毀而去。示無怪意。水經注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惟有道之上爲能持勝。大事記

諸將戰陳不利。多惶懼失其常度。吳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所爲。還言方修戰具。迺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多優容之。何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于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郭林宗遭母憂。賈偘來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偘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左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殽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愼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

庾業家富。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宗慤設粟飯菜葅。謂客曰。宗慤軍人。串噉麤食。慤致飽而退。及爲豫州。業爲長史。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

諸葛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漢城。虜姜維。驅掠士女數千人還。人皆賀亮。亮愍然有感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虎狼。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

愧。郭冲四事。

魏軍至。費禕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與禕別。求共圍碁。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行。賊遂退。蜀志。

蔣琬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蔣公珪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公珪與語。不時答。或搆戲於公珪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珪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乃更以爲慢耶。

山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顯愷之畫贊。

嵇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濟冲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遽色。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康別傳。

王導接誘應會。少有牾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晉陽秋。

樂廣云。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蓋宏恕。然後善惡自彰矣。

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爲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

其不可榮辱也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澀。人懷危懼。王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

沈鱗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鱗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鱗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庾跳愛林泉。遇火止。出書數萬。坐於池上。有爲火來者。答云。惟恐損竹。乘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碩。有人寄載三十碩。後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跳默然不言。恣其取足。

房文烈嘗霖雨絕糧。遣婢出糴。因逃去。三四日方擒得。文烈竟無捶撻。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

崔遲言文襄宜親重邢邵。邵不知。顧時毀遲。文襄不悅。謂遲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耳。遲曰。子才言遲短。遲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

陽城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際。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之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莊帝殺爾朱榮。當時詔書。溫子昇之辭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視

之。

王崇文任兼將相。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旁古屋數十間。忽崩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麾號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唐餘紀傳。

睦昭符。金陵人。保大中。爲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自若。撫案叱之。雷電遽散。舉案得鐵索重百斤。徐命舉索納庫中。南唐書。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疾差。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兩府。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同列贊公速行。公緩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疑。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體。

呂許公執政。范希文屢攻其短。坐落職。知饒州。呂再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當大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遂拜龍圖閣直學士經略陝西。希文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爾獎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關懷。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府。三人屢於上前爭論。晦叔獨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開析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辯。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不顧。徐曰。無忿疾於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治。魏公後。○客語。

愼密

魯有恭士名曰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一食之間三起。（先賢傳）

孔光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張九齡云。言中之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數而後對。）

陳龍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愼。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惟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

陳羣前後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藁。時人及子弟莫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譔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

羊祜歷職二朝。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或謂祜愼密太過。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詞。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

庾異行嘗與弟子樹籬。跪而授條。或云。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異行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也。衮不忍爲。（平隱晉書。）

阮思曠嘗云。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

燕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王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兄弟。各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奕數就邸問東國動靜。琛曰。今三方鼎據。兄弟並蒙附籠。心各有在。今欲

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願聞。何以見問。十六國春秋。

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王昶戒子傳。

王僧虔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何以加諸。

殷景文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啓之。形跡周密。莫有窺其際者。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云長史貴重。不宜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平生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置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陳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懷愧懼。子休尙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者未有不敗。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於前燒除之。

周捨每有表奏。輒焚其藁。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國史詔誥禮儀法律軍旅謨謀皆掌之。與人言。終日不絕。竟不漏泄機事。

朱齊邱嘗參祕書。先主爲於池中築小亭。度之木橋。至則撤起。獨與議事。率至夜分。又爲高堂。不設屏幛。中置灰爐七箸。兩人終日擁爐畫灰爲字。旋即平之。南唐書。

儉約

晏平仲以齊君奢。故澣其朝冠。振其鹿裘。風俗通。

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爲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爲奢僭。能守家風。爲世所貴。不及楊氏。華嶠漢書。

江湛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饑。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王暢時。郡中豪族。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劉表諫曰。奢不僭上。儉不偪下。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曄後漢書。

謝太傅嘗造陸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俶密爲具餐。太傅既至。祖言所設茶果而已。俄而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去。祖言大怒。責數俶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杖之四十。

王儉問周顒。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佳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王仲寶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叔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而去。仲寶卽日毀之。

庾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庾杲之倏樂頤之。頤之設食。惟枯魚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其母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我非郭林宗。卿過於茅季偉。

虞玩之爲少府。猶蹈履登席。高帝取履親視。訛黑斜銳。奏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履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閒請治第洛陽。爲逸老計。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乃謀治第。顧何待而居乎。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俸餘宜以周宗族。若曹遵吾言。無以爲慮。

范蜀公與温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温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温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識鑒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諾。日之役者。有執蹠瘖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子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子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

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苦乎。臣故言之。呂氏春秋。

齊桓公合諸侯。衞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衞。退朝而入。衞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衞君之罪。公曰。吾於衞無故。子盍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衞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衞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呂氏春秋。

復槀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槀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爲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韓非子。

士尹池爲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聾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特爲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荊。荊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荊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

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

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衞。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向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觀之。衞其有亂乎。倍衞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知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

延陵季子游于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齊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韓非子

伍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

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面嚮而唾。伍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

吳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白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鷙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卒受其敗。吳越春秋。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五羖大夫。說苑。

知伯行水。魏桓子、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知伯曰。韓魏必反矣。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韓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知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

平原君勸趙孝成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

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

嚴尤三將敘。

丙吉子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愼。亡吾侍者必顯也。

陶邱洪與華歆同郡。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謀廢靈帝。芬呼歆洪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廢立大事。伊霍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芬果敗。洪迺服。

管幼安見公孫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時亦在遼。好以淸議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幼安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倏馬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女稟學。勿畏也。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欲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遙見种嵩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在山澤隱滯。近洛陽史邪。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卽召嵩。遂舉孝廉。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岳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

郭泰性知人好奬訓士類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知之東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郭泰別傳

史叔賓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議論阿枉敗名

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黃允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爲偉器年過四十名著矣然至於此際當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

胡廣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眞從家來省其父眞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敕眞助求其才因大會諸吏眞自於牖閒占察之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到京試章奏廣爲天下第一

盛憲孝章逢一童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時年十歲餘憲下執融手載歸舍與融談知其不凡便結爲兄弟升堂拜親會稽典錄

孔融在北海。召王修爲主簿。後舉孝廉。時郡中有反者。修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唯王修耳。言終而修至。

杜畿自荆州還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如舊相識。遂進之於朝。傳子。

荀令君舉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有負俗之累。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

荀淑。字季和。爲朗陵侯相。所在流化。所拔韋褐芻牧之中。執棊刀筆之吏。皆爲英彥。先賢行狀。

幷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仲長統過幹。幹善遇之。訪以時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雖自多。不納其言。無幾以幷州叛。卒至於敗。

司馬德操有人倫鑒。居荆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時有以人物問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復佳。司馬徽別傳。

陶侃少有濟槩。綱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當民。君其人也。劉宏鎮河南。取爲長史。謂侃曰。昔吾爲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陶氏敘。

正始初。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傅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佞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

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故廢矣

荀粲與傅嘏夏侯元親善。荀常語傅與夏侯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傅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荀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二人莫能難。

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登。字公和。嵇康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蘧然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爲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文士傳

山濤爲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閑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虞預晉書

王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爲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澄別傳

夷甫父乂。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舅羊祜。申陳事狀。詞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

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亂化者。必此人也。晉陽秋。

謝安石宏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文字志。

桓溫入關。王猛以巾褐謁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有幾。吾欲與之俱南。曰。公求可與撥亂濟世者。友人薛強威明。強自商山來謁。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

謝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及坐事誅。兄子宏微。經紀生業事。若公在。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于舊。混妻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

崔岳謂劉曜曰。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晉載志。

柳琮。字伯鸞。所拔進皆爲時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爲諺曰。得黃金一笥。不如爲柳伯鸞所識。江表傳。

齊神武言。崔悛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迺。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擾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留守邪。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

梁竟陵守孫嵩。鄧城守張建。並降裴俠曰。嵩日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後皆如其言。

蕭寶寅反。蘇湛謂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才。公與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能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庭也。

蔡王智積。每懼禍自損。或勸爲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通賓客。曰。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鄭子默有名於世。李僧伽曰。行不通道。文勝其質。郭林宗所謂牆高基下。雖得必喪。此之徒也。竟如言。

房元齡校讎祕書省。高孝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如此郎者。當爲國器。恨不見其登鑿昂霄。

楊元琰數歲未言。相者云。語遲者神足。必爲重器。

韓滉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材器。用之悉當。有故舊子弟投之。更無他長。嘗召之與燕。畢席端坐。不與比坐交言。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毋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奬。今日遠謫。安得不與之別。數日夷簡奏爲御史。晦對曰。平生未嘗得望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豈負國乎。語林。

處士丁重。能閱人。觀于琮。謂路巖曰。于侍郎風儀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其祿位哉。後于果登台鉉。續世說。

少府蒯欽。楊駿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人爲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過疎我。我得疎乃可免。不然與之俱族矣。

盧攜貌寢。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侮之。宙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宋朝類苑。

唐待制肅、與丁晉公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後因晉公南遷。嘆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

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盡英見而異之。謂曰。今日正我輩立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盡英羅致。宴之仲宣樓。酒酣。因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容名帖三十以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或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已危。于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逝。宋史。

言語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卽言外。在內卽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

卽言義。坐卽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曰。唯唯。明日興師而誅管蔡。韓詩外傳。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說苑。

翟王使至楚。楚王夸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林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壤階三桑。茆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賈傳新書。

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曰。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輟行。呂氏春秋。

孔子元孫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龍甚辨析。穿不應。平原君問之。穿曰。謂三耳實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

人理勝於詞。公詞勝於理。詞勝於理。終必受詘。

騶衍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史記。

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之語曰。天口駢。七略。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君門何以如市。崇答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丞相語次云。梟生子。長食其母乃飛。時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丞相大慚。悔失言。桓譚新論。

劉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裏。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

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元。紹客多豪俊。見元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元依方辯對。或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嘆服。時應劭因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

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蜀志。

曹公欲易儲。一日屏左右。以問賈詡。詡不對。公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公曰。何思。詡曰。思

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曹公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孫權稱臣。太子丕書報鍾繇。繇答曰。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多過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嫵媚。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曾切愕。微見威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虞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勑疏取語。語林。

衛玠少有名理。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於理會之閒。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語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玠別傳。

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嘉別傳。

王肅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多朔風。彭城王勰甚稱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戲勰曰。何意呼平城爲彭城。勰有慚色。祖瑩在坐。卽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潘京舉秀才。到洛。樂廣與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之曰。君天才過人。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己。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

裴遐善言元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座嗟服。

樂廣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辨。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

嵇含與二陸譚。覺詞少理暢。言約事舉。莫不豁然。若春日之判薄冰。秋風之掃枯葉。

袁宏機捷辨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謝安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嘆其要捷。續晉陽秋。

王澄語人曰。詮國吐佳言。如鉅木屑。靡靡不絕。誠爲後進領袖。

或問華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甞有此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管九牛毛。聞者稱善。

慕容德因饗晏。乘高遠矚。顧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陰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邱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頹牆。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

生公住虎邱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衆疑僧律日過中卽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卽舉箸而食。莫不服其機辯。

文帝好與羊元保碁。嘗中使至。元保曰。上何召我耶。子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旣佳光景。當得劇碁。

蔡洪赴洛。人問吳中舊業。答曰。紙爲良田。筆爲鋤耒。墨爲稼穡。義理爲豐年。

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遙望見犬兢走。諸人該令目之。之才卽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是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

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居穢里者。刺謁繪。繪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應聲曰。未審孔某何闕而居闕里。繪嘆其辨速。

何遠天性語不虛妄。每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

謝莊宋孝武時除侍中。孝武嘗賜莊寶劍。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畔。帝因宴問劍所在。對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

宋明帝出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含愧問侍臣曰。吾旦來如皋。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褚侍中言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露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遊豫。羣情便爲載懽。

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

崔邪利、崔模、人魏。邪利子遣妻蔬布如居喪禮。模子雖居處變節。不廢婚宦。崔元孫使魏。魏人問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臣子兩遂。忠孝並宏。

博陵王納崔悛妹。婚夕。文宣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悛跪對曰。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甯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世以爲雅言。

魏李彪來使。齊武讌之。蕭琛於坐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悅服。乃受酒。

武陵王無寵。於曲宴坐。醉伏地。貂抄肉杙。武帝曰。汙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疎其骨肉。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時未有答者。張融在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

陶安世爲人圓通慎約。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

梁武問廣漢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

武帝幸豫章王嶷。宴集諸王。獨不召蕭嶷。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帝因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座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稟天威。帝意乃釋。

武帝嘗問羣臣。朕爲有爲無爲。王份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

張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齊高曰。何乃遲爲。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會稽孔珪。家列植桐柳。多搆山泉。衡陽王鈞往遊。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心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美之。

釋僧鍾住中興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於寺內。帝以鍾有辯才。敕令酬對。時日影小晚。鍾不食。道固問何以不食。鍾曰。古法過中不餐。道固曰。何爲聲聞邪。鍾答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爲名對。梁慧皎高僧傳。

周盤龍爲散騎。武帝戲曰。卿著貂蟬。如何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

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劭勗勉。高祖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傍皆有力。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魏佛助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翮。

徐陵至魏館。是日甚熱。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徐卽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客有姓譚者。詣王儉求官。儉謂曰。齊侯滅譚。邯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謔。卒得職。

朱雀門災。齊武謂羣臣。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搆。遂遭天火。相顧未答。何敬容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對。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左遷京杲。

周武與蕭巋宴。齊氏故臣長乂亦預焉。帝指謂巋曰。是登埤罵朕者也。巋曰。長乂未能輔桀。翻欲吠堯。帝大笑。酒酣。帝命琵琶自彈之。謂巋曰。當爲梁王盡歡。巋請起舞。帝曰。王乃爲朕舞乎。對曰。陛下既親撫五弦。臣敢不俯同百獸。

王德用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多名大振。一日。除樞密使。孔德市上言。德用貌類藝祖。宅枕乾岡。因出知隨州。謝表云。貌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時人莫不多其言。

眞宗召陳摶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摶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王介甫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父吹笛于內。公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父卽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

子瞻乞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黃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贐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歎服。